



老去的父亲

□ 旭锐

父亲是真的老了。他的身子开始佝偻，花白的头发脱落大半，头顶已完全露了出来，目光中含着几分混沌，眼睛盯上什么就很久不再转移视线，双手也总是难以自制地微微发抖。

过去的他，身子挺拔如松，每日出门前必将周身上下收拾得利利落落，即便穿件洗得发白的衣裳，上身后也是挺括庄重。走路一阵风，说话似洪钟，脸上则始终挂着充满自信的微笑，仿佛世上所有的路对他都是敞开的，而他需要做的，只是迈开大步向前疾行。

我想，人类在无情的疾病面前，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者，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，那就是需要依然保有健全的思维。而父亲恰恰在这方面非常不幸，他人生第65个年

头上突然降临的一场大病，不仅使他的身体急速垮了下去，那无情的血栓也阻塞了他的思维通道，他时常眩晕，行动迟缓，反应迟钝，很多时候，难以自己。

他老了，又染上了这折磨人的病，十来年过去，他的抗争越发软弱无力，于是在别人眼里，他慢慢懒了。仅剩的几缕白发垂到眼前，他懒得往上撩；依旧坚硬的白胡子一茬茬往外冒，他不再及时刮掉；守着一个小台可以连续看好几个小时电视，也不愿去按动遥控器；电话铃响，他下意识地去瞥一眼，却不会挪动身子过去接了。

由于他的健忘，并且有过一次走失的经历，母亲不让他外出走远了。

父亲老了，他静默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偶尔翻一下过去钟爱的书，却看不下去。

父亲终究成了全家人的心病。医生说，这病即便用再多再昂贵的药，也只能起到延缓和维持的作用，如果他自己能主动把脑子活动起来，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于是，两年多前，母亲和我们轮番出动，劝他既然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，那就还是把书和笔重新拿起来吧。劝归劝，父亲除了偶尔写几个字，并未见多大改观，提笔忘字是他给自己做出的解释。

一个多月前，我抽空回老家待了两天。一个下午，我从外面买馒头回来，开门走进小屋的时候，父亲正静静地坐在写字台前，仿佛正在想着很重的心事。淡黄色的光线洒在他苍老的脸上，模模糊糊地显出一丝茫然与寂寞。我伸手把灯轻轻打开：“爸，该吃饭了。”

突然强烈起来的光线刺

了他的眼，他猛地一怔，胳膊下意识地去遮挡写字台上的一张纸。

我很欣喜：“爸，您写什么东西了吗？让我看看。”

父亲的脸竟如孩子般一下子红了，不好意思地把胳膊挪开一半，轻声嗫嚅道：“你那儿子是叫昭昭吧？”

“是呀，爸。”我很高兴，因为儿子出生一年多来，他只见过一面，以前连名字都记不住呢。

这下父亲笑了，把纸推给我：“那你看吧。”

我的视线投射到纸上，可待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辨别清楚，就猛然怔住了。

纸上写的是：“昭昭已经长八颗牙了。”
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强忍住眼眶里打转的泪水，把他从椅子上轻轻扶起：“爸，该吃饭了。”

唐时樱桃滋味长

□ 邱俊霖

春未夏初，正是樱桃上市的时节。

说起唐朝的水果，人们可能会想到贵妃最爱的荔枝，或是被李商隐称赞为“榴枝婀娜榴实繁”的石榴，抑或是能够酿造美酒的葡萄……但要评选一样在唐朝最受欢迎的“网红”水果，樱桃绝对能占得一席之地。唐朝时，有个叫李直方的官员，挑选了唐朝人最喜欢的5种水果：“绿李为首，楞梨为副，樱桃为三，甘子为四，蒲桃为五。”樱桃看似只排第三，但它在唐朝的热度可是远超绿李与楞梨。

樱桃还和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。唐末五代时，有个叫王定保的文学家编了一本《唐摭言》，里面记录了“樱桃宴”：唐朝的科举考试一般为年初进行，等到放榜的时候，正是樱桃成熟的春末夏初时节，加上樱桃颇受唐朝显贵们的青睐，所以在庆贺新进士的宴席上一定会有樱桃出现，叫作樱桃宴。

唐朝人很爱吃。糖酪配樱桃，便是唐朝最为时尚的甜品。酪是动物的乳汁，糖酪就是加工后的甜乳，用液态或半凝固的糖酪拌着樱桃食用，竟和后世的水果味冰淇淋有几分相似。雪白的糖酪醇厚香甜，搭配火红樱桃的酸甜可口，一定有美妙的舌尖感受。

樱桃味道虽美，但性温热，吃多了容易上火，那该如何协调美味与保健之间的平衡呢？唐人有办法。有一回，唐玄宗请客吃饭，王维和同事们得到了玄宗赏赐的樱桃，大家吃得欢乐，又担心樱桃吃多了上火，王维便劝道：“饱食不须愁内热，大官还有蔗浆寒。”大家只管吃，皇上很体贴，还准备了降火清凉的甘蔗汁。

如今，樱桃往往代表着幸福与甜蜜，在唐朝人的心目中，樱桃或许也有着同样的寓意。崔生第一次见红绡的时候，吃的不正酪浆樱桃吗？

婆婆妈妈

□ 邹娟娟

风儿匆匆，瞬时吹入了夏，将日子迁入热烈的节奏中。

彼时，母亲在百里外的故乡忙着摘西瓜。我和她微信聊天，满屏都是圆滚滚的瓜。母亲走到家门口，又指向蔬菜地前的花，红彤彤的虞美人和石竹花映入眼帘。纤柔翩跹，姹紫嫣红。分秒间，小小屏幕缓解了我的思乡之情。

婆婆在阳台上听到动静，悄悄下楼，我随即把视频转过来。婆婆连说不用，掏出新手机，她刚换的，屏幕大，字体大，音量也大。

“老杨啊！看看今年的西瓜，长得好啊！这周过来玩，带着回去。还有土豆，各个圆溜漂亮……”母亲遇到婆婆，有说不完的话，热情地招呼邀请。隔着屏幕，我都能想象母亲在摆弄最近的收获。婆婆眯眼笑，直夸：“老王真是能人！”

婆婆和母亲，性格相似，都是直爽淳朴之人，两人若是没事，能聊很久。

婆婆爱逛超市，喜欢做菜，家中常囤粮油米面。母亲会种菜，要吃菜了，只要步行二三十步，即可采摘最新鲜的。

婆婆爱发朋友圈，图片、

视频轮着来，热点事件、医疗保健，涵盖面广。母亲善调气氛，邻里乡亲，谁都愿意与她唠家常。逢年过节，她在群里发红包，谁取得成绩了，她总要第一个点赞。

婆婆爱旅游，每到一处，都要留影，还迷上了制作视频。母亲爱骑车串田头，哪家庄稼长势好，她如数家珍。

婆婆看似瘦削白净，力气可不小，每天清晨提着桶去打水，轻步快走，水都不晃动一丝一毫，洗衣、洗菜、浇花、拖地，包揽了里里外外的活。母亲身材丰腴，手长脚大，把庄

稼当孩子养，从选种到收割，尽心尽力，单单收粮食的工具和车辆就有好几种。

婆婆与母亲，原本相隔百里，因为我和爱人相识，两人一见如故。那年端午节前，两人同在地里种花生，午后阳光灿烂，两人在院中边吃西瓜边聊天，红的果，爽朗的笑，夏日热烈的浓情，在那一刻酝酿。

母亲习惯自由的天地，久居桃花源似的新农村。婆婆一生贤惠，心系家人。两人虽难得相聚，但牵挂毫不减少。若光阴是棵大树，那些甜蜜的果必定是有缘人采撷的！

母亲与画画

□ 夏学军

母亲今年70岁，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年轻，打扮时尚得体，精神气质与众不同。母亲之所以到了古稀之年依然是朝气蓬勃的样子，完全得益于学画这10年。

10年前，母亲欢天喜地地退休了，一点没有失落感，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，因为她无数次表示退休后要重拾年轻时的爱好，一心一意学画画。母亲曾是一名医生，工作忙得不能按时吃饭，不能按时回家，家里的一切完全是父亲在打理，爱好、兴趣统统给工作让路。

退休后一天也没耽搁，她立即去老年大学国画班报了

名，笔墨纸砚置全，甚至给家里添置了一个大大的书桌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从此进入国画世界。

母亲对待工作是出了名的认真，学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认真、超额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学习态度我自叹不如。休息时，就捧着画册欣赏、揣摩，因为老师说，成年人学画，要把提高审美放在前面，应该“眼高手低”，先学会欣赏，再提高绘画技巧。我逗母亲：“这么刻苦，是要考大学的节奏啊！”

母亲心性清雅，对竹子尤其喜爱，有意专攻画竹。她买来各种竹谱画册，宣纸铺开，

一笔一笔地临摹，一丛丛墨竹在宣纸上热热闹闹长起来。我和父亲是第一观众，也是“大嘴巴”的挑剔者，当由衷地夸赞时，母亲更是劲头十足。渐渐地，她的画构图和色彩、疏密与结构，令老师刮目相看。

说实话，我没想到母亲能坚持10年，和她同龄的阿姨们，退休生活丰富多彩，唱歌、跳舞、模特、登山、旅行，哪一样都喜欢，但是母亲说了，有趣的活动太多了，精力有限，只能选择最爱的，她还是对国画“矢志不渝”。

每次家庭大聚会，都是母亲展示作品的好时候。大画小画铺满桌子和地板，家人们七嘴八舌地评论，不管是褒奖

还是批评，母亲一概虚心接受，不急不恼。在市里的迎春春书画展览上，母亲的一幅《竹报平安》获得了二等奖，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，母亲信心倍增。

回头看母亲学画这10年，生活健康而有规律，早睡早起，固定时间练习作画，遛弯锻炼也每日坚持，和当年的“工作狂”判若两人。母亲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记忆深刻：“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，不辜负患者的信任；退休了对得起自己，过自己想要的日子，不枉此生。”

我喜欢母亲现在的状态，退而不休，热爱生活，永葆追求向上的年轻的心。

习砺

(外二首)

□ 孟建军

仁山智水不择端，徘徊电校山水间。厅堂偏座学师讲，现场教习共少年。

争春

人间四月春光盛，校舍晴清暑气微。草树自珍爱韶色，百般姹紫斗芳菲。

怀思

幸得少年休学早，拾得终生慕校园。心平自无不平路，舍得省却许多难。每每蹉跎思来路，往往怨嗟餐往前。敬缘路人皆醒我，道法身边多圣贤。